

黄河出版社

长弓水文集

张基江著

金婚暮色
福气永驻



半个世纪的牵手

(代序)

初识张老,他拿来他们老两口的金婚照,幸福中露着些许羞涩,“这是老伴”。

再见张老时,他拉着老伴的手,两个人一样的银发矍铄,祥和透着几多浪漫,“我俩都是当过兵的人”。

就这样认识了这对牵手五十多年的老人,他们随部队转战南北,走过了大半个中国,最后来到了泉城济南的一座绿树红墙里继续做他们的学问。不多的交往,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也听到了许多浪漫的故事。

张老的嗜好是耕耘文字,用夫人的话就是:天天坐在电脑前敲呀敲,一天不敲他就难受。说归说,夫人还照样帮着校稿子,两人一个敲一个校,配合得那么默契。

就这样,一个个平淡的故事,就在张老平凡的笔中向你娓娓道来:有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乡魂》、《车轮滚滚》;有读起来让人柔情婉转、柳暗花明的《寻觅战友》、《花甲人生》、《爱的归宿》;还有读起来让人朝气蓬勃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暑期打工日记》、《初入大学》……笔法凝重老练又不失风趣幽默,体现了张老乐观向上、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老两口现在正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期盼着能早日拜读……

编 者

2004. 12

001

目 录

半个世纪的牵手(代序)	001
-------------	-----

小说篇	001
-----	-----

乡魂	003
----	-----

心锁	025
----	-----

老家	036
----	-----

寻觅战友	047
------	-----

“守护神”的秘密	065
----------	-----

花甲人生	104
------	-----

赴宴	118
----	-----

车轮滚滚	125
------	-----

艾滋病死亡报告	183
---------	-----

沉重的命运	201
-------	-----

探梦	235
----	-----

一个女大学生的暑期打工日记	242
---------------	-----

爱的归宿	273
------	-----

初入大学	293
------	-----

短暂的相逢	297
-------	-----

了断一段缘分	303
--------	-----

中奖记	313
-----	-----

爱,不道德吗	321
--------	-----

沉默着的爱	325
-------	-----

两张名片	327
------	-----

文笔	329
----	-----

宝钗姓薛	331
“酬金”的风波	333
HQ 系统	336
门	339
孔夫子周游列国	341
疑难病症	345
心理数学	347
秘书、电话和老总	348
散文篇	349
人,城市,公交车	351
讲一个故事,或许对于回顾那段历史有用	354
新鞋子,旧鞋子	355
电脑给我充实晚年	361
戏说“僧推月下门”	363
直击“坐蹭车”	366
逃	368
飞过	374
“缘”,是美丽的	377
童心	381
为什么一定要在情人节	383
 后记	 386

小说篇

真是有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感触！顿时一股热流冲击了我的全身心。

乡魂

(一)

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回到了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终于如愿以偿，了却了埋在心底半个世纪的那件大事。

我是离职休养的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毫无阻碍。老伴呢，因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缘故，不能脱身。儿子和媳妇天天上班，当然不能陪伴我远行。只有孙女赶上放暑假，可与我同行。原想，全家人祖孙三代一同前往，看看老家的故土，作一番怀旧的梦。我已经是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很难说还有第二次了。虽说我的健康状况尚好，但毕竟是老人。正如两句古诗所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那件让我牵挂了大半辈子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却的愿望随着日月的推移变得十分渺茫，如同母亲生前所说，只能让它烂在地下了。但，仍存一丝侥幸之心。

火车鸣着长笛驶在故乡的大地上，新上来的旅客全是乡土气息，真是有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感触！顿时一股热流冲击了我的全身心。啊！我回来了。我想像得出，回到老家时必定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又转念一想，怕不



仅是儿童,算起来六十岁以下的人都不相识了。

我离家后,随军转战南北,最后驻军祖国西南边陲。从普通一兵到住进休养所。思乡之梦,始终萦系我的心头。尤其是那件未曾了却的事儿,更是牢记心间。我也曾多次写信给老家的叔伯、堂兄弟,向他们询问过有没有我的舅母以及表弟或是表妹的音讯,都毫无结果。沧海桑田,岁月流失,我的父老乡亲大都已不在人世,同辈人也所剩无几了,能识得我面的故人还有谁呢?

乡土之情使我心颤,我有些忍耐不住。孙女奇怪地问我:爷爷,你怎么啦?你怎么哭啦?

我说:没什么。心情有些激动而已。

家乡的变化太大了,除了口音以外。买火车票时才知道,县已改成了市。

下了火车转乘汽车。上了汽车我对乘务员说:麻烦您,车到祁家镇,请招呼一声。乘务员说:就一站的路。“噢”了一声,我很惊讶。乘务员听出我的意外,说:您老不是外地人吧?咱县改作市,市区扩大啦。出了市区往南一站就是祁家镇。

我有些茫然地下了车。抬头一看果不其然:祁家镇三个大字的站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到家了!可我突然醒悟并更加茫然了起来:祁家镇是我外祖父家的所在地,五十年以前外祖父母、舅父等人已去世,舅母一人身怀六甲乘她娘家来的马车走了,他们家的房舍已出让给别人,那个家早已不存在了。我找谁去?

孙女焦急地问我:爷爷,咱们的老家在哪儿呀?我安慰她说:咱们的老家不在这儿,离这儿还有十几里路呢。

那咱们到这儿干什么呀?孙女又问。

是啊,我们到这儿干什么呀?我真有点老糊涂了……

太阳已经西沉,它的余辉映满了天空,在有淡云的地方抹上了



橘红。我们只好觅一客店安歇了,明天再说。

没想到在一个乡镇上也会有如此豪华阔绰的旅店,名曰:祁镇大酒店。标准间客房每日280元。酒吧、咖啡吧、桑拿浴室、餐厅,样样俱全。既是自费旅游,也就奢侈一回,毕竟,肥水流进了自家田。

咱回老家来就是为了花这么多的钱住旅馆吗?孙女的话里似乎有些不解,但脸上乐开了花,在席梦思床上翻过来覆过去品味着从未有过的享受。

我仰望天花板,久久不能安眠。想来想去决定明天第一件事去看一看外祖父家的坟茔。

次日早饭毕,按照我脑海中记忆的路线图走上公路,步行约一公里,来到一座大桥。我记忆中的长路变得短了许多,而且,祁水河原本是没有桥的。看模样便知是近年所造。过了桥来到祁水河南岸,向东行,便到了目的地。这里属丘陵地带,越往南,地势越高。有果树园,有森林。在那松柏葱绿中便是坟茔地了。

走到近前,看到记忆中的四座坟丘变得高大起来且都添了新土,并且,每座坟前都立有一人高崭新的墓碑。这墓碑当然是我记忆中没有的。我急步向前,看这碑,都刻有某某某之墓字样,下款是孙怀土立、子怀土立、侄怀土立。

啊!我明白了,这怀土定是我的表弟的名字无疑了。因为,按照逻辑推理,我外祖父的孙,我舅父的子,必是我的表弟!

他回来啦?!我惊喜万分,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抬头看看,阳光透过松柏枝叶洒落在草地上。不是在梦中。

真是千里寻觅都不见,忽然近在咫尺边。

再看碑阴,刻有墓志铭。铭文字迹秀丽,记述着死者的身世、业绩,一股崇敬缅怀之情洋溢于刻石之上。我骤然间觉出这字迹有些

那两罐子的钱财,只能在你见到了你的舅母,或是她的孩子,你的表弟,或是你的表妹,才能取出来,交给他们。否则,你必须守一辈子的秘密。

小说篇

熟,是的,曾见过,是谁家的手笔呢?我躬下腰看了碑下的新土,断定这碑是近日所建。我急不可待地想弄个究竟,牵了孙女的手,快步走下山坡,过祁水河桥,奔祁水镇而来。

镇政府大门内接待室有一老人在端着茶杯看报。我向前道了安,请教祁家祖茔地新立墓碑的事。

他看出我的急切,对我说:您请坐。倒了一杯茶递给我:大热天的。看你,满脸的汗。又递给我一条毛巾:老弟,听口音,你不是外地人。经我恳切请求,他告诉我:半个月前,也是这个时辰,来了一位华侨模样的人。看年龄,大约比你小十岁左右。他向我们作自我介绍姓什么叫什么从何地而来。他说,回故乡来是为履行母亲的临终遗言。他这么一说,我就想,一个华侨,不远万里,回来探乡。事关重大。我立马挂电话给正在市里开会的镇长和书记。他们回来即接见了。

老人喝了口茶,问我:刚才说到哪儿来?我急忙说:说到他母亲的临终遗言。

对。他母亲的遗言有三:

一,陪送母亲的遗骨回来与父亲的墓合葬。啊,不对,他说的是拊(fù)葬这个词儿,现在的年轻人怕是懂得的不多。这个字的写法是,扌部,中间一个立人,右边一个寸字。我懂,我幼年读过古文。同合葬不是一码事儿,区别是——,咳,扯远了。他说,为祖父母、父母和两位老师建立墓碑,碑文是他母亲生前写就了的;

二,将他祖父当年的遗书和为祭奠两位老师写的诔文抄本一同送交县政府史志编委会;

三,母亲留下的五万元美钞赠给祁水镇学校作奖学金。

这三件事我们镇政府都帮他办妥了。墓碑是前天完工的。你看见那碑文啦?多娟秀的字啊!字好,文章也好。这是仿他母亲的



墨迹雕琢的。

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他人呢？

走啦，早晨去省城上的飞机。

去哪儿？

台湾。

啊，台湾！多么熟悉而又多么隔膜的字眼儿！我如果早回来一天……我甚至无法控制住心中的情感，便住了口。唉！长叹一声。

他还要回来的。老人似乎猜着了我的心思。说：你与他沾亲带故？

不瞒你说，他是我的表弟。

原来如此！你一进门，一说话，我就知道是本地人。你和你那表弟，一看长相就知道都是祁家后代。老人越说越兴奋：想当年，祁家大院，祁家镇学校，祁校长，远近闻名啊！我这般年龄的人，谁不知道啊？

为了安慰我，他继续说：你表弟说要去办理一份产业上的手续，然后回家乡来投资。这也是他母亲的心愿。对了，老人拉开抽屉取出一页名片给我。他说，这一切都是他母亲临终才告诉他的，并把他的姓氏改了回来。回乡之前他不姓祁。这是他的名片。

名片上印着醒目的姓名：祁怀土。

啊，我的表弟！我期待了半个世纪的表弟终于有了音讯。那么母亲于我的那件事儿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如果我早回来一天，那该多好！

是夜，我们继续住宿祁水镇，我几乎一夜没合眼，把这一切尽可能详细地向孙女诉说。她那年幼的脸上不时地流露出许多疑问。毕竟，这一切都是历史，离她太遥远了。

清晨，我在外祖父母、舅父母和宋、柳二位老师的墓前祭扫，跪



拜、祭奠。

我带着孙女，想去看一看外祖父家的老宅。但是，寻不见踪影。向几位老者询问，他们也只能指出大致的方位，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感到遗憾和失落。那些消逝了的，毕竟是我熟悉的啊。

我们找到了原祁家小学的所在地。现在是一所从初小到高中，十二个年级的学校。当年那膏药旗曾几起几落的地方仍有一高高的旗杆，上面迎风招展着五星红旗。

我给孙女讲解着，她终于弄清了青天白日 and 膏药旗是怎么回事儿。

既然我的表弟还要回来并且可能很快就回来，我必须抓紧去办那件母亲托付的那件事儿。

(二)

蓬头垢面、疯疯癫癫，右手拄一根枣木棍子，左手挎一个柳条篮子，口里哼着谁也听不懂的小调儿，在田野间的小道上踉跄而行。人们说他疯了，是疯子。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看见我们来了便乐呵呵地用他那温暖的大手牵了我的小手问这问那，用他那有胡碴儿的腮颊蹭我的脸蛋儿，而是瞪着血红的眼恶狠狠地说：又来干什么？我母亲忍住泪水强作笑颜地说：爹，俺来看您。您可好？来，儿，给姥爷行礼！我便怯怯地急忙躬下身去，为的是不再看他那可怕的眼光。此时，他又大声斥道：我没病，不用看！并扬起枣木棍子，喊道：去，去去！然后竟自哼着谁也听不清的小调儿走向田野去了。这就是我的外祖父铭刻在我心中的记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那一年秋雨连绵洪水泛滥。玉米、豆子泡在水里，只有高粱伸着刚开花的穗儿漂在水面上，星星点点的。就在那时外祖父死了。

外祖父悲痛异常，一字一泪，顿顿顿地。
在场者无不潸然泪下。这阵文火化时腾起一
股青烟直上云霄。

他离家多日，家里人四处寻找。最后，在祁水河南岸找到了。他匍匐在山坡上，一只手伸向前方，手指深深地插进黄土里。当人们把他抬回家换衣服时，那只向上伸着的手臂无论如何也扳不下来。姥姥哭着说：他爹，您就瞑目吧，给您穿寿衣呢。但，还是扳不动，无奈，请了东邻二叔舅。他跪在地上磕了头，说：大伯，俺给你更衣呢，您老人家忍着点，俺实在对不住您了。然后仰起脖子喝一口白酒，又含了一口用力喷向外祖父的遗体，用力扳。只听见一声闷响，扳过来了。全家人跪伏在地上大哭。

在清理外祖父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写在白绫上的遗书，字体端正，文理清通，全然不像一个疯癫之人所能写得出来的。舅父捧了遗书念给全家人听。那是深夜三更时分，在外祖父灵前长明灯下。遗书很长，从外祖父的家世出身，兴办学校说起，念了一个多时辰。我那时十岁，认不了多少字，自然无法全部听懂，尤其遗书中文言古语的话儿。只有几处我听懂了，并且记住了，是遗书的最后部分。说：……吾之憾事有三，吾儿自幼秉性懦弱，恙疾缠身。为男儿不能赴疆报国，为人子无力荷锄营生……念到这里，舅父大哭，说：爹，我不该，我不该啊！遗书又说：所幸儿媳已有身孕，乞上苍赐一男儿，长大成人，为国效力，为民谋福。最后说，此遗书家人看过后即烧毁，切不可存留，以免遗祸。末尾是中华民国廿八年秋立。但，遗书没有烧，是舅母不让烧，她把它收藏起来了。

接着又发生了不幸的事：舅父被抓了去。三天后被砍了头，由日本兵看守着挂在县城南门楼上示众。又过三天才允许收尸，还花了钱。不料，在舅父入殓时，姥姥一头撞死在棺木上。

舅母为办丧事卖了三十亩地。母亲劝她说：这兵荒马乱的，丧事事也不能办得太张扬了。再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舅母不听母亲的劝说，含着泪把契纸全交了出去。



外祖父家祖茔地里又添了两丘新坟。茔地坐落在祁水河南岸山坡上，一片松柏翠绿之中。外祖父母的坟右侧是舅父的。左侧的两座坟，是几个月前埋下的，他们不是外祖父家族的人，是祁水镇学校的老师。这四座坟比那些古墓都高大许多。但，我记得清楚，坟前没有墓碑。

丧事相当有排场。寿衣、棺槨，是托人去城里买来的，都是上品。在家里停棺三日，由和尚、道士念经做法，门外搭起两个席棚，两班吹鼓手们轮流演奏。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以及来帮忙的，或是看景的，不论男女老幼，一日三餐，来了就吃。为此，在场院里支起四口大锅灶做饭。这都是舅母的主张，一切都是按她的吩咐操办的。开始时，母亲提心吊胆，怕日伪汉奸来滋事报复。舅母说，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母亲的胆子也就跟着壮起来了。

丧事后过了七七四十九日，舅母坐上她娘家兄弟赶来的马拉轿车。临行时对我母亲说：我，怕是不再回来了。房子和园子，还有田地，或者还有些老辈留下的值钱的东西，找一找，都卖了吧，没有用了。

母亲说：你放心吧，这些事我能办。可是，卖得的钱，你回来取？还是我给你送去？

舅母说：不。我用不着。你留着吧。

母亲忙说：不该的。怎么能让我留着？毕竟是……

舅母止住母亲的话，说：姐，你不必再说了。真的。况且，我用不着。说完，她把我搂抱在怀里，用泪潸潸的脸颊紧贴着我的脸。我说：您真的不回来了么？她说：不知道。我见她爬上轿车时身子已不甚方便，母亲帮扶了她。那时我想，这孩子生下来该是我的表弟吧？母亲为她放下轿车的布帘子，说：你可小心啊，快七个月了。她在车里哽咽着说：您放心吧，姐！



母亲曾告诉我，舅母娘家很远，坐车要走一天呢。还说，她娘家是大户人家。她念过书。她父亲仰望我外祖父的声望把她嫁到祁水镇来。我还知道，她会绣花，更会写字。我最喜欢看她写字，她的字多好看啊！

母亲目送舅母的马车在黄土路上颠簸着远去之后，回身走进这所生她养她如今已空落落的古宅大院时，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悲戚，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呼天抢地地号啕着，全身心都在哭。我第一次看见母亲这样哭。一时间天昏地暗，草木皆悲。我有些怕。哭声惊动了树上、房上的雀儿，它们一哄而起，飞向远方。一群乌鸦呱呱地叫着在空中盘旋，落到房上、树上，又呱呱地飞走。秋风乍起，吹落了树叶儿。母亲的哭声好似在催我长大，顿时，我好像明白了许多事。我不再怕了，陪着母亲，帮她擦眼泪。她用冰冷的手牵了我在外祖父家的祖宗牌位前跪下来，连磕了三个头。然后，非常认真地看着我，说：儿，你也该懂事了。这一切你都能记住了？我未加思索，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陪伴着母亲。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处理完外祖父家的全部家产。并把卖得的钱全部兑换成银元。共计四千六百余元。还有几件分量不轻的金银器皿饰物。纸币是靠不住的，母亲说：只有金银才能存得住。那时，国民政府发行的钞票随着他们的撤退变得一文不值，而日本人强行兑出的伪币，更是一天一个价码儿。

我们将这些钱财分着若干次带回家里。

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到外祖父家里去，那个家没有了。

我的父亲早年下关东谋生，一去多年无音讯。经多方打听，有一个从那儿回来的人说，曾见过。后来又听说被抓去日本国做劳工。我的祖母流着泪跪在天井中央，向上苍祷告。母亲强压住自己心中的悲痛，尽力劝慰，说，说不定哪天就会回来的。我已经能够理



解母亲,经过外祖父一家人的遭遇,还有什么事儿不可能发生呢?

至于我的祖父,早已过世,在我的脑海中没留下他的身影。

第二年,祖母病逝,享年五十五。

母亲将那四千多块银元和金银物件,分装进两个大瓷罐里,用油布把罐口封得严严实实。在我们住室的里间中央,向地下挖了一个深三尺的坑,把罐子放下去,埋起来,并把新土用脚踩实。一直做到看不到有一点痕迹才罢手。当然,这一切都是很慎秘地进行的。挖坑时为了不惊动邻居,先在地上撒了水,浇透了,再一点一点地挖。做得无声无息。

又过了一年,母亲染病不起。终年三十五。

临终,母亲把着我的手说:孩子,你一定要记住我给你说过的话。那两罐子的钱财,只能在你见到了你的舅母,或是她的孩子,你的表弟,或是你的表妹,才能取出来,交给他们。否则,你必须守一辈子的秘密。就是让它在地下烂掉,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就是讨饭吃,饿死,也不能动用。你听见了吗?

这就是母亲托付于我的那件大事。

(三)

祁水河发源于松莱山深谷,曲曲弯弯流经一百公里,来到这山区和平原的分界处拐一个大弯儿缓缓地流淌。它似乎疲倦了,舒展地把身子铺开。再向西,那不到百里的地方,便是它的归属之地渤海湾。就在这大拐弯的北岸上有一个大村落,叫祁水镇。祁水镇的居民们没人知道他们的祖先从何时在这里定居。但,我外祖父的家谱可以上溯八十七代宗,并且没有关于迁徙的记载。据母亲说,外祖父的祖父在大清咸丰年间中过进士,曾在外地做官,时间不长,弃官还乡时不到四十岁。外祖父在他祖父的管教下自幼读书,六岁能



诵诗，九岁便能填词了，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神童。祁水镇学校是我外祖父兴办起来的。那时除了县城里，在乡下这是最早的新学堂。母亲说，最初的学校是在祁水庙后院的几间禅房里，后来才新建了现在的校院。为办这所学校，我外祖父家的财产逐年减少。母亲说她在家作姑娘时还有两套马车，四十顷田地，现在只剩下不足百亩地和一头毛驴了。我们到外祖父家去时再也没有马车接送了。前几年母亲抱着我骑着那头毛驴，现在毛驴老了瘦了，不能骑了。可是，母亲在向我叙说这些故事时没有一点点的惋惜。相反，她很崇敬我外祖父，像崇敬天地神灵一般。她认为外祖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业，这对于她自己似乎也有了一份永远说不完的荣耀。此时，她脸上挂满了幸福的微笑，眼前的一切烦恼之事都烟消云散了。方圆几十里谁家不想把孩子送祁水镇来读书！母亲说。然而，母亲自己没有进过学校。那时候读书的女孩子太少啊！母亲说，再说，你姥姥身板儿不好，自从有了你舅舅，总是病秧秧的。家里离不开我啊。

但，母亲能背书。诸如《三字经》、《百家姓》，还有：黎明即起洒扫庭厨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她能滚瓜烂熟地一口气背到底，并讲给我听。还要我跟她一起背。我说记不住，她说听得多了就能记住。于是她又背：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她还能背诗，不过不要我跟她背，说我还小，长大了才能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我确实听不懂。尽管母亲不让我跟她背这些诗句，可我还是默默地记住了许多。

母亲告诉我，她在家做姑娘时，每逢夜晚闲来无事，全家人便围坐在外祖父身边听他讲书。外祖父讲的次数多了，母亲便能背下来了。但是，母亲不会写，我从来没见过她写字。